

# 一群人，一件事

——来自海东市绿色发展一线系列报道(四)

□青茉莉

“我女儿今年6月22日就九岁了。”这是治忠英的微信留言。因为不懂手语，和治忠英的“交谈”只能通过微信进行。

在青海宝恒绿色建筑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治忠英一直在埋头干活，脸上不时有汗珠滚落下来。车间很大，制作窗户的玻璃、铝合金等材料在地上堆积着。治忠英正在切割窗框，火花不时围着他飞舞。

他终于看到对准他的镜头，下意识躲避了一下，继而微微一笑。给他打招呼时，他也是以微笑作答，旁边的工友说，他是一名聋哑人。

36岁的治忠英老家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巴州镇上宣村，这也是他在微信上留言告诉我的。刚出生时治忠英是健康的，在他还不记事时，一次重感冒改写了的一生：去诊所打完针后就成了聋哑人。在青海农村，在那个年代，这种例子并不鲜见，国家级非遗项目下弦的传承人刘廷彪也是在两岁时打了青霉素变成了盲人，成名后的他被称为“青海阿炳”。

落下残疾的治忠英注定要比常人多一些坎坷和磨砺。记事后，他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其他孩子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他多么渴望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现实却是如此残酷！有很多次他偷偷躲在学校的院墙外，侧耳倾听“听”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

命运终于眷顾到这个农村孩子，治忠英12岁时，终于有了上学的机会，只身前往省城，走进了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一年级的教室里。

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于1984年筹建，是一所集视障、听障、智障三类残疾人教育的学校，设有小学、初中、中专三个层次和全省残疾人职业技术教育、特教师资培训于一体的全日制、寄宿制综合性残疾人教育学校。办学半个世纪，至少有一千名残疾人在这里毕业并走上工作岗位。

治忠英非常珍惜这次上学的机会，在老师的耐心讲授下，他学会了拼音、汉字，否则现在都无法通过微信和别人交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青海农村经济还非常落后，和众多农村家庭一样，当时治忠英家也可以用“极度贫穷”一词来形容。父母常年病魔缠身，家里的重担只能由他和哥哥承担。13岁从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治忠英就踏上了打工之路。

13岁，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多么

阳光灿烂而又稚嫩的年龄，可对治忠英来说，13岁的他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建筑工地、车站货场上都曾出现他劳碌的身影。

治忠英东奔西跑打工的生涯终于有了转机。青海宝恒绿色建筑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前，在民和县有一间制作窗户的小作坊，别看是小作坊，因为比较专业，客源不断，治忠英在这里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当青海宝恒落户海东工业园区乐都工业园时，治忠英也跟了过来，成为一名产业工人。

收入比之前相对稳定，整个人也觉得安稳。2014年，经人介绍他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妻子给他生下一双儿女，最终还是离他而去，孩子只能由年老体衰的父母照顾。

“31号晚上下班后我就要回家了，明天请了一天假，陪女儿一起去学校参加演出。”“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治忠英坐上了回民和的班车，自身的经历一再告诉他，不能让让孩子受委屈，要尽最大努力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这才是他的幸福源泉。

“我从小喜欢打篮球，也参加过很多比赛，拿过很多奖，因为家里实在太困难了，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治忠英留下这些只言片语后和我们暂时告别，他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到他家去做客。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曹世军和治忠英的体格完全不同，治忠英看上去非常壮实，有点“型男”的感觉，而曹世军偏瘦，一副柔弱的模样。不过曹世军和治忠英一样，也是一家六口的顶梁柱。

从乐都区城区前往芦花乡营盘湾村，一路惊险无比，弯弯曲曲的挂壁公路就像一条飘带，在浑厚的大山间随意飘荡，山上的植被稀稀拉拉，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植被。这里被称为乐都区的下北山，层层叠叠的山头一望无际，沟壑纵横，偶尔有那么几个村落散布在山坡或沟底。曹世军就生于此、长于斯。

都说靠山吃山。可这里的山全部是由厚厚的黄土堆积而成的，根本没有什么可“吃”的地方，种在这里的庄稼不成都要靠“天意”，风调雨顺时每家每户的窑洞里还能存上一些土豆，吃上一个冬天，如果遇到干旱少雨的年景，饿肚子都有可能。

“走出大山”成为一代又一代下北山人的梦想，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不少下北山人走出大山，或去

务工，或从事餐饮等，为摆脱贫困而不懈奋斗。2018年，在脱贫攻坚的号角声中，地处下北山的芦花、马厂等乡整体易地搬迁至乐都城区梦圆居安置小区，终于了却了当地群众挪出“穷窝”的夙愿。

曹世军从小就爱仰望天空，白天放羊时躺在山坡上张望蓝天白云，他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只鹰，能够自如地飞越大山，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晚上，躺在土坯房顶看星空，他希望自己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星。

长大后，曹世军终于走出大山，但他没有鹰的自由自在，也没有星星的深邃惬意，他要靠勤劳的双手填饱肚子、撑起一个家。小工、泥瓦匠、粉刷匠等等，他都干过，在建筑工地干久了，头脑活络的他拉起一支小队伍，当起了“包工头”。说是“包工头”，还不如说是“牵头人”，曹世军的主要工作就是揽活，找到活大家一起干，最后他挣的不过是自己干活的那一份辛苦钱，好的时候一年能挣个七八万元，但这几年活少，靠出苦力挣钱也没那么容易了。

四年前，曹世军在“包工头”的岗位上“光荣退休”，进入青海宝恒上班，他的手艺没的说，日薪能拿到280元，一年算下来不比当“包工头”少，最主要的是收入稳定，不用东奔西跑去找活。

“我都42岁了，也该过个安稳日子了。”为了孩子上学，曹世军早已在乐都区买了房子，每天上班下班，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工薪族。

同样的故事也在吴登海身上发生，只不过脚本作了一点修改。乐都区岗沟街道熊沈家村地处城乡接合部，湟水从上游汹涌而来，看似没在这里停留，又向下游汹涌而去，实则将携裹的部分泥沙沉淀在这里，给亿万年冲刷刷出的乐都盆地带来肥沃的泥土，土壤类型以栗钙土和灰钙土为主，有机质丰富，物理性状良好，加之地下水资源丰富，很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因此，沿湟一带紫皮大蒜、大樱桃、长辣椒等成为乐都响当当的农产品品牌。

就拿乐都长辣椒来说，皮薄、肉厚、香辣适中，品质好，非常受消费者的喜爱。乐都辣椒种植历史悠久，长辣椒是1986年左右以碾伯牛角椒为母本，以猪大肠辣椒为父本，采用有性杂交选育而成。经检测，其干物质为9.49%，比山东辣椒高4.49%；每100克中辣素含量为0.05毫克，比山东

辣椒高0.02毫克；每100克中维生素C含量为109.3毫克，比山东辣椒高47.3毫克。乐都长辣椒由此获得诸多荣誉：1995年，乐都长辣椒在全国农展会上获得银奖；2005年，乐都长辣椒在青海省农展会上被评为“青海省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展示会农产品”；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对“乐都长辣椒”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乐都大樱桃、乐都紫皮大蒜同样也都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说了这么多题外话，是想证明祖辈辈生活在熊沈家村的人们能够因地而富，可事实并非如此。吴登海一家四口人，在村里只有8分地，土地再肥沃也不可能种出金疙瘩。

没办法，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吴登海只能去打工，并学会了做木工。四年前，他终于结束了朝不保夕的打工生涯，成为青海宝恒的一名产业工人，他的木工手艺在这里也得到充分发挥，制作绿色建筑产品的模具几乎都出自他的手。

在青海鸿利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绿色发展带动就业的故事也在同步上演。

马尚林，53岁，家住乐都区高庙镇马家村，小时候家庭困难，早早就外出打工，主要干装卸工，那时装卸一吨货物4块钱，他一天装卸5吨，能挣20块钱，装卸的货物主要是滑石粉、水泥等，可以说是又脏又累。好不容易攒下点钱，26岁才娶上媳妇，如今年纪大了，瘦弱的他再也干不动体力活了，就来厂里干起了保安，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邹金花，乐都区洪水镇阿西村人，汤阿高载能工业集中区就在她们村子旁，来厂里干活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老公李兆海是电工，在村里也是个有技术的人。邹金花来厂里一年，也学到了一门“技术”——操作炼钢炉，只见她手拿遥控器，在她的遥控下，炼钢炉就像是一只只温顺的绵羊，出炉、倒铁汁、回炉一气呵成，比她绣花还娴熟。

庞元存，家住民和县川口镇史纳村，兄弟四个，一个开推土机，一个在跑私家车，还有一个开起了洗车行，他在厂里感觉还算稳定一些，只要下力气就能有饭吃……

一个个名字，一幅幅面孔，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让人淡忘，因为他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他们融入其中的新时代，不自觉地融入其中的绿色产业，终将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

## 像青草一样呼吸(组诗)

□刘桂兰

种子爆裂的声音  
天阔地大  
谁都可以成为安静的倾听者

一粒青稞的沉默  
仿佛是对一场农事的祭奠

时间改变不了它的形状  
萌动的心却被雪收藏

与春风一起启程  
在一滴雨中苏醒

阳光下饱胀的青春  
与一条蚯蚓交换欣喜

为何忘了，钟爱你的主人  
在泥土深处倾听你爆裂的声音

### 像青草一样呼吸

依然是这条路，遇见春天  
熟悉的事物，就有了新色彩

顶着粗糙的树身，那棵老柳  
一树细丝，在微风中  
散作绿云，柔软如我的心

残留的枯黄里，小草重生  
青翠鲜亮，野花跟着它的节奏  
播撒缤纷

这些曾经的旧物，在春天  
再次让我爱意充盈  
远去的一些回忆，也开始鲜亮  
草一样，呼吸清新

### 烟囱

念及你，“心中的潮就涨了”  
村庄，鸡鸣，晨曦，黄昏  
堆满麦草的厨房  
母亲忙碌的身影

这些名词营造的场景  
被岁月洗劫了无数次  
此时，在一缕意念的  
青烟中，一点点回归

那些清贫的烟火  
烙在心上的印痕  
依然，一捻就暖

### 旧日历

一页纸，从书中走出  
那年，那月，那天，那时  
沉沉的黄，散出悠悠的烟草香

一支笔，在父亲手里不安分地  
左摇右晃  
拿惯了铁钩的手，笨拙地  
让一个“人”  
站在一页日历纸上

一生只写一个字  
笔迹歪斜，不太周正  
与他的正直  
有了太大的落差

### 风语

闭上眼睛  
想象自己是一缕风  
满怀生命的物语

## 诗广角

## 风

□熊国学

就像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走到一起一样，热与冷这对“冤家对头”，在文字里很早以前就走到一块儿了。“冷嘲热讽”“知冷知热”“热胀冷缩”像这样的还能举出很多。

热与冷相遇的上升和下降的剧烈运动，言辞激烈的碰撞和切磋中擦出了“火花”——风诞生了。

这个怪诞的孩子，来无影，去无踪。一脚在天上，一脚在地下，颠三倒四，毫无章法可言。忽而在树梢上颤动，忽而在暗夜里低声呜咽，忽而在草尖上站立，忽而在屋檐上窥视，忽而在电线杆上打着口哨。待你驻足细看，它俏皮地掀掉你的帽子，扬起你的头发，甚至恶作剧地扬了一把沙子，当你忙不迭地揉着眼睛时，它站在远处窃窃地笑。

没有谁见过它长什么样儿，它是拂在脸上时那股爽滑的凉，跑过山坡时扬起的那一抹尘，树冠上滑过时那声“哗啦啦啦”的笑声，田野里越过时那起伏的麦浪，湖面上掠过时漾起的涟漪，大海上奔过时涌起的波浪。

它的性格十分怪异，温顺时如恬静矜持的少女。如果谁惹了它，它有一身的“驴脾气”。上房揭瓦，掀叶断枝，扬起的沙尘把世界搅得一片混沌。它暴怒的时候，在大海上发飙，天摇地动，波浪翻滚，涛声震天。有时闯进城市乡村，横冲直撞，毁坏农田，拔树倒屋，祸害百姓。

它的体温很奇葩，大概是继承了它父母的基因吧。忽而热，忽而冷。这种“复合型”的体温，热时热得热血沸腾，大汗淋漓；冷时冷得牙齿打颤，浑身发抖；有时忽热忽冷，反复无常，没有定数。

风的怪诞和桀骜不驯并不是一无是处。

越来越多的沙漠、草原、大山架起了风力发电机。那悠悠的叶轮，看似漫步不经心，它的大脑却转得很灵活，把风能转换成电能，输送到电网中，掀起一股能源革命的新潮。

村巷里家长里短的闲言碎语，最喜欢驾上风的飞船，村头说的一句话，一瞬间就传到村

尾，经过风的添油加醋，已面目全非。“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的是坏消息像风一样传播。但也不尽然，儿子考上公务员那年，我尝到了消息传播的厉害。录用通知书刚进家，乡里的公交车上已吵得沸沸扬扬。“你家的娃娃考上公务员了？”远在广州的朋友也打电话连连祝贺。我一脸的惊叹，看来好事不仅会出门，而且也会传千里呢。

风的快速传播不仅被当作话语的飞船，连一些会议也和风沾上边。有一种会叫“吹风会”，意思是事先放吹风，发布重要讯息、阐释政策，或预告一些活动等。

风力有大有小。大风一行千里，扯起一缕长风，或掀起一面旗帜，奋勇前进。它有长久的耐力和连续作战的能力，从一而终的决心和信心；小风如喃喃燕语，窃窃私语，吹面不寒，这是小家碧玉，只有在花前月下、闺房里、或人的耳边吹拂。

一阵风是风的短命者，看似声势浩大，大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气势。但是迈不了两三步，被

草木屋舍，河流山川阻止，渐渐泄了气，减缓步伐，到最后无穿凿之力，衰竭而亡。

平地生风，这不是笑话，枕边风就是。有时很温柔，有时很凌厉，有时柔中带刚，长此以往，耳濡目染，到底会吹进心里，甚至吹灭人生美好前程。

耳旁风是最没价值的风。左耳进，右耳出，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风会吹进人们的心里，体现在行动上。有一种人，走如风，站如松，坐如钟；有一种人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不拖拉，不搪塞，不推卸，有责任，有担当。

风和气连在一起，就是风气。家庭风气，单位风气，社会风气。良好的家庭风气是社会风气的组织单元。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阶梯。风不是单独存在的，风是云的家，云是风的外衣。风云变幻，跌宕起伏；风是没有尽头的缟素，雨是书写在上面的象形文字。风雨构成坎坷曲折复杂的人生，构成社会的沧海桑田和漫漫长途。

